读史札记

《清史稿》订补数则

胡珠生　蒋纯绚

中国史学会在校订《清史稿》的呈文中曾肯定该稿“本为得失互见、瑕瑜不掩之书”。①六十年来的事实表明：囊括有清一代史事、制度、人物传记的《清史稿》，虽为治清史者必读之书，但它本身又因不同情况存在严重问题，以致难以成为正史。

本文仅就所知，对《清史稿》作数例订补，以就教于各位学者。

一《河渠志》有关直督李鸿章治河议的订正

《清史稿》卷126《河渠志一》有关直隶总督李鸿章治河议原据李的《筹议黄、运两河折》②而加以转述，通过校核，发现《河渠志》竟因删节不当或其他原因致有不同性质的错误疏失十处之多，应据原奏折改正。

《河渠志》	《奏议》
“十二年六月”	“十二年闰六月初三日”，
“水涸时犹逾一二丈”，	“水涸时深逾三丈”，
“引河深至六尺”。	“引河挑深一丈六尺”，
“明弘治中”，	“宏治初年”。
“至作锦拟导卫济运”。	“同知蒋作锦所拟导卫济运”。
“卫水来源，甚弱最顺”。	“卫水来源甚弱，北流最顺”。
“大清问原宽不过十余丈，今已刷宽半里余。”	“大清河源宽不过十余丈，今自东阿鱼山下至利津河道已刷宽半里余。”
“是不汛时河槽能容五六丈。”	“是大汛时河槽能容水五六丈矣。”
“岱阴、绣江诸河，亦择要筑堤。”	“岱阴之水如绣江等河亦经择要筑堤。”
“未能过河一部，而北岸防守有凭依。”	“未能过河一步，而直东北岸防守有所凭依。”

二孙诒让等传的订正

《清史稿》卷482《儒林三》中《孙诒让传》一则云：“父衣言，自有传”，但《文苑传》中未见孙衣言传，再则云：“宣统元年，礼制馆征，亦不就，未几卒，年六十二。”廖廖十八字，

也有三处错误：查孙诒让卒于光绪三十四年，年仅六十一，故“宣统元年”、“年六十二”均与事实不符；而“礼制馆征”亦为光绪三十三年礼部学馆征辟之误。相传《清史列传·儒林传》中的《孙诒让传》是：

孙诒让，字仲容，浙江瑞安人，父依言，以文章风节著，自有传。而诒让喜考据之学，父子异趣，皆有当世名。诒让每读一书，必寻其谊据，按册缀录，名曰《札迻》，学者拟之王氏《读书杂志》。尝慨清儒于诸经均有新疏，独《周礼》郑注简奥，贾疏阙略，读者未能深究，而通于治者尤罕。自刘歆、苏绰、王安石胶柱锲舟，益为此经诟病。于是著《周礼正义》八十六卷，本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正其训诂，以《礼经、大小戴记》证其制度，博采汉唐迄乾嘉诸儒旧说，参互译证，注有违牾，亦即匡纠。意谓国之富强从政教人，学无新旧，均可折衷于是矣，又著《墨子间诂》，亦二千年人不诵习之绝学也。诒让，同治六年举人，官刑部主事，其后诏开经济特科，设礼学馆，连征皆不起。光绪三十四年，年六十一卒。先是，浙省为三礼之学有秀水盛世佐、乌程沈梦兰、临海宋世荦诸家，行辈在前，诒让最后起，而其书出，囊括众说，遂集其成矣。

而《清史稿·孙诒让传》初稿末段所录著述原为：

《古籀拾遗》三卷、《古籀余论》一卷、《契文举例》二卷、《名原》二卷、《大篆沿革考》一卷、《宋政和礼器文字考》一卷、《札迻》十二卷、《逸周书斠补》四卷、《大戴记斠补》三卷、《尚书骈枝》二卷、《周礼三家佚注》一卷、《九旗古义述》一卷、《六历甄微》六卷、《四部别录》一卷、《周礼政要》二卷、《籀庼述林》十卷、《永嘉郡记》一卷、《温州建置沿革表》一卷、《温州经籍志》三十六卷、《温州古甓记》一卷、《百晋精庐砖录》二卷、《广韵姓氏刊误》一卷、《经微室遗文》八卷。

后被删削仅录三种：

《古籀拾遗》三卷、《逸周书斠补》四卷、《九旗古义述》一卷。

忽视了《契文举例》、《名原》、《周礼政要》、《籀庼述林》等著作的重要意义及其社会影响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此外，卷145《艺文志一》录孙希旦撰《礼记集解》，而《儒林传》未见《孙希旦传》、卷496《贵林传》叙传主：“贵林，字翰香，满洲正红旗人，杭州驻防。官协领，与浙人士游，有贤名。”亦有不妥处，似可改为：“贵林，姓毕噜氏，字翰香，满洲正红旗人，杭州驻防营协领，与宋恕、汤寿潜等交好，有贤名。”

三《文苑传》补遗：《孙衣言及弟锵鸣传》③

孙衣言，字琴西，浙江瑞安人。天材亮特，工诗古文，超轶流辈。道光三十年进士，廷试，曾国藩读卷深赏之，得与馆选。文宗御极，以编修入直上书房，擢侍讲，会英、法内犯，上书论兵事至剀切。旋命出守安庆，地沦于贼，未视事即乞归，国藩既克安庆，招之出，俾总戎政。历权庐凤颖道、江宁盐法道，擢安徽按察使、湖北布政使，移江宁，所至以廉勤自历，不挠屈于权势。总督沈葆桢，衣言弟锵鸣门下士也，号当时名臣，顾与国藩异趣，而衣言论学论治喜称曾公。又候补道洪汝奎者亦出曾门，及事葆桢，希望风指，峻刑罚，衣言恒规切之，以此总督寝不说，未几诏还，诏授太仆寺卿。时已逾六十，因不复出，而一恣于学。著《逊学斋诗文集》，尤留意乡邦文献，补辑《永嘉学案》，又编刊陈止斋、叶水心诸家集，采涉甚博。

锵鸣，字韶甫，美凤仪，弱冠举于乡。其成进士先衣言九年，以编修典试广西，遂留督

学。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，以言事罢职。年八十四，重宴琼林，赐侍郎衔。始官翰林，尝疏陈时政，严劾穆彰阿，人推其敢言。既罢归，家居四十年，不一至都门。李鸿章、沈葆祯皆其分校所得士，数欲推挽之，竟不遂也。平生研求永嘉经世之学，著有《止庵读书记》、《东瓯大事记》、《海日楼遗集》。

四《儒林传》补遗：《孙希旦传》④

孙希旦，字绍周，浙江瑞安人。幼有奇慧，年十二补县学生。乾隆二十七年举于乡，取中正榜，得中书分校四库全书馆。四十三年复成进士，以一甲三名授编修。在馆校纂甚勤，又厘正《契丹国志》、《大金国志》，积劳致疾，卒年四十有九。余姚邵晋涵，博闻士也，初未之知，舱中闻其论学，大惊服，遂定交。平生矜持名节，大学士和坤闻其博学，愿得一见，谢不往。后卧病穷居，史馆月致公费钱，以在假，辞不受也。尝言为学务在实体诸身，学道而以为名，吾所耻也。其学深于《三礼》，后乃专治《小戴》，著《礼记集解》五十卷。识者谓其考察名物制度，可以补汉儒所未及。而其深明先王制作之精，则希旦所独至也。

---

① 《中国史学会为校订清史稿呈教育部文》，见《国史馆馆刊》第1卷第3号。

② 《李肃毅伯奏议》卷四。

③ ④孙氏后人录自清史馆编纂的《清史列传》稿。孙氏后人所抄的《清史列传》，不是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铵版的八十卷本《清史列传》，而是《清史稿》付印前，由清史馆编纂的《清史列传》稿。据刘承干《致孙公达书》："先德太仆、侍郎、徵君各传，遵即转询叶柏皋提学，据云早经撰就，稿亦送交省署矣。此间虽有副稿，一时不易搜寻，俟觅到交来，当即录寄。……值此兵荒时代，尤宜及早成书。(太仆指孙衣言，侍郎指孙锵鸣，徵君指孙诒让。孙公达为锵鸣孙，名宣。叶尔恺字柏皋，任清史馆协修）可知来源于"清史稿"，但因兵荒马乱，寻觅不易，以至未能全部付印。最近发现的杭县邵章书的碑文本马其昶撰《孙诒让传》，与上引《清史列传·儒林传》中的《孙诒让传》（抄本）仅数字之异（抄本"正其训诂"此作"正其诂训"，抄本"折衷于是矣"此作"折衷于是书矣"。抄本"浙省为三礼之学者"此脱"者"字），邵章为清史馆提调，马其昶为总纂，可见该传同样来源于"清史稿"，但何以未用，则疑莫能明。